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

詳校官編修
程嘉珩



禮記注疏卷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記注疏卷十

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音義

拔滿

八反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

名者注諡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

葬音義

行下孟反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注君靈公也音義

祝

音昔者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注難謂魯昭公二十年

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音義

難乃旦反

注同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注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誅臣之

謚法各依文解之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誅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
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
後言之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
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
或作發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
寇與郵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
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
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
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
死鳥注云
死鳥衛地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音義

駘大來反
碣七略反

無

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注莫適立也音義

丁適

歷反

注同 曰沐浴佩玉則兆注言齊絜則得吉兆音義

齊側皆反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以為後者既有庶

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

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何
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下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
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
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
故須卜禮有請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
不沐浴佩王者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居親之喪
而沐浴佩王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
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
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

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子弟子下地下音義

亢音剛又苦浪反養

羊尚反下皆同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
爲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音義

度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注果決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亢

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注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墮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已

故知是子
車弟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音義

啜昌
劣反

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叔
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曰此
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以子路傷貧
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
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
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手足形者親
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槨
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

禮為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注欲

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

年復歸於衛音義

從才用反
注下同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

孰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注言從守若一勒紉

也音義

羈音基勒丁歷
反紉陳恣反

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

乎注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
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

事注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
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

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
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
名公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
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是獻公
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
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注革

急也音義

革本又作亟
居力反注同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注意弔
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注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

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歛音義禭音遂脫

本亦作說又作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稅同他活反

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音義

疎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

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

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禭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

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素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正義曰素士

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禭臣今君以祭服禭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禭也祭服既尊得以禭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禭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禭衣也案士喪禮云君禭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禭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禭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禭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禭故士喪禮大斂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又云君禭不倒是大斂得用禭也云凡禭以斂者謂庶禭以小斂君禭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禭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

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注婢子妾也音義

乾音干屬之玉

反夾古
洽反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

弗果殺注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

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
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
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
妾也屬命云令大為己棺又使二妾夾己於棺中也陳
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
謂亦久嬰疾病或陳乾昔總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
孰是案春秋魏顛父病因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
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
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
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顛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
曾子曰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

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春秋經在宣八年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

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

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音義繹音亦去羗呂反仲尼曰非

禮也卿卒不繹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

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

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

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三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

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

技巧音義

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
驗反技其絳反下同

將從之注時人服般

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注初謂故事公室視豐

碑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

於樽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庶盧下棺以絆繞天

子六絆四碑前後各重庶盧也音義

碑被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

反絆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

三家視桓楹注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

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絆二碑碑如

桓吳大夫二絆二碑士二絆無碑音義

下戶嫁反植時力反

般爾

呂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

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音義

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
汝與音餘下苦與同
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

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音義
無母音
噫注不寤之

聲音義
噫於
其反
弗果從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
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

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
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
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
為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
也謂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
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
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己巧
事誰有強偏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己者哉又語之

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
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
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
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
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
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斷大木為之形
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干碑儀禮
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云於椁前
後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者謂穿
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
入碑木云下棺以綽繞者綽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
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
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綽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
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綽也喪大記云君四綽二碑諸侯
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綽

四碑明有一碑兩碑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盛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室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縛也諸侯下天子也斷之形如大楹耳者以言視楹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亦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瑒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羸大所以異於諸侯也以己字者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己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

己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
謂用謂其兩字本皆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己
義異也云借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借濫
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毋無也者依
說文止毋是禁解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若干犯
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
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
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不寤之聲者公肩
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
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
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遇見也見走辟齊師
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

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音義

禺音遇又音務辟音

避罷音皮倦其奉反

頭吉頷反掖音亦

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絲役音義

錄本亦作

徭音遙

任之雖重也注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

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

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音義

弗能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

下為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

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師踐

其言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注奔敵死齊冠鄰鄰里

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鄰或為談春

秋傳曰童汪錡音義

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黃反錡魚綺反冠古亂反

魯人欲

勿殤重汪錡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與成人之喪治

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音義

行下孟反

問於仲尼仲

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

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素

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

救於頸走入城保因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

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

己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
汪名跖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
冠欲勿殤童汪跖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
跖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殤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
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
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
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郎是郎頭即邑故知近也案春
秋直云戰于郎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
汪跖之事故為一也魯人昭公之子者案哀十一年傳
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
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魯
人者魯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重皆當為童者此云重
汪跖下云重汪跖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
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
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
為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

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
殤服服之汪錡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
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錡非
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注贈送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無君事

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注處
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注居者

主於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
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墓謂他家墳壘祀

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
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注正義曰若有君事去

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注工尹楚官名弃疾

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

因緡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鬻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

人聲音義

馬察音篤本亦作督

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

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注商陽仁不恐傷人以王事勸

之音義

射食亦反下同

射之斃一人報弓注不恐復射斃仆也

報韜也音義

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報勅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

又及謂

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注揜其目不忍視之音

義

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

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

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

下然則高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

在右御在中央音義

朝直遙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

孔子曰殺

人之中又有禮焉注善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手

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高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

之手謂宜湏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殺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報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殺獲則殺之高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劫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鞫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弃疾故楚人善之因鞫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嵩尹午四陵尹喜

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紫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弃疾。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朝燕於寢者。朝之於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既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

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菽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鞏之戰於時卻克為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卻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成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

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音義

桓依注音宣

諸侯請舍

注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音義

含胡闇反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

使之

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注在魯襄

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

請襲注欲使襄公衣之音義

衣於既反

魯人曰非禮也荆人

強之注欲尊康王音義

強其文反下注同

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注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音義

拂芳勿反柩其又反茢音列

注正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芊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踈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稱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

滕成公之喪注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注子叔

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音

義肝許乙反子服惠伯為介注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

副也音義介音界注同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郊滕之近

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

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音義

難乃旦反

惠伯曰政也不可

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

懿伯為叔父音義

昭尚通反

遂入注惠伯強之乃入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雖不行公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叔矜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矜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教教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經直云鄭知

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雖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政君命所為者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注乃云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注哀

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音義

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行弔禮於野

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注魯襄二十三年齊侯

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

奪聲相近或為克梁即殖也音義

于奪徒外反注并克同杞音豈殖時職反

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

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

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音義

肆殺三日

陳尸音四朝直還反上時掌反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無所辱命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

其室音義

廬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黃尚不如婦人得居反疏禮之事注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

臨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四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黻之喪注魯哀公之少子音義

黻吐孫反

哀公欲設撥

注撥可撥引輜車所謂紼音義

撥半末反
輜勅倫反

問於有若有

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注猶尚也以臣況子也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輜而椁幃注輜

殯車也畫輅為龍幃覆也殯以椁覆棺上塗之所謂散

塗龍輜以椁音義

椁音郭幃大報反
塗才九反下音徒

諸侯輜而設幃

注輜不畫龍為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洗榆白皮之汁有

急以播地於引輜車滑音義

沈本又作審同昌審反
沈古亮反汁之十反滑于八

反三臣者廢輜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注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輜三臣於禮去輜今

有紼是用輜借禮也。殯禮大夫菴置西序士掘肆見社

音義

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
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肆本

又作肆以二反棺坎也

疏

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
借禮之事顏抑以有若對非

見賢遍反社而審反

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輜

謂畫輜車轅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漆其木

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輜載柩不畫為龍亦累

木為椁設木於上以槨之不為題漆直橫木覆之亦泥

塗其上以其有輜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須

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輜不合用殯今乃設

撥用輜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正義

曰經直云龍輜知畫轅為龍者以輜之形狀庫下而寬

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
散塗龍輅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
也輅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散木為題漆為四阿
椁制而塗之輅不畫龍者以上云龍輅此直云輅故云
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漆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漆
喪大記大夫二綵二碑是大夫有綵綵即紼也又注既
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輅是大夫有輅也此
云三臣於禮去輅用輅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
時用輅綵惟殯時用輅軸不得用輅紼此文據殯時大
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散置西序士掘
肆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散置其木以衽三面倚於西
序肆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
小要之衽
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注母哀公之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

妻齊衰禮與注譏而問之妻之貴者為之總耳音義于為

偽反下為妻注為之下
弗為服皆同與音餘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注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妻文過非也音義必嬖

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妻著服非禮之事公曰
反疏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

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
是其妻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注

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妻總
以哀公為妻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妻總以對之耳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注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

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音義躐力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注申祥子張子庚償也音義

庚古銜反
償徐音尚

子舉曰孟

氏不以是罪予注時僭侈音義

僭子念反侈昌
氏反又赤氏反

朋友不

以是棄予注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

後難繼也注恃寵虐民非也音義

長丁疏正義曰此一
文反疏節論高崇非

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舉見中祥諸僭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承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承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不肯償承故云虐民注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崇字子舉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文云子舉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舉故

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
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
子羔與此文子聿字
不同者古字通用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見在臣

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音義

親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

吏反見
賢適反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注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
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
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
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
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己君為寡君也言臣
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

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連而君薨者，連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此一條則異也。連而君薨者，連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己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注諱，辟其名音義。

辟音避

生

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注：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

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音義。

鐸大各反

舍音 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

位曰庫門天子牽門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

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

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

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

禮云祝免淥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西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

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

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

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前既執木鐸以命官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準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準門也若凡諸侯則準應路也注正義曰謂不饋食於下室者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殺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

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
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
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
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
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
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
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
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
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
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
世王也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
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
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
六世以為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
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質
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

偏諱之事注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憂謂為敵所敗也素

服者緇冠也音義

敗必邁反

赴車不載橐鞬注兵不戢示當

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報弓衣音

義橐音羔鞬本亦作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

勅亮反戢側立反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橐戢之弓則不以鞬戢之故注云兵不戢

示當報也注正義曰素春秋左氏傳禍福禱告崩薨稱
赴今軍敗應禱告而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素詩
云載橐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橐鞬皆以橐為韜弓此
注為甲衣者以下報文報既是弓衣故以橐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

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火人火也新

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虧傷之事注正義曰素宣十六年左

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注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注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音義

重直用反

夫子曰何為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音義

音苛

何本亦作荷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

識甲音反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

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注下賢也摯禽摯

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音義

摯音志下戶嫁反

而曰

不可注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注已止也重強變賢音義

夫音符強其文反

使

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注時公與三桓

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注言民見悲哀之

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

無後之地音義

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

殷人作誓而民

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

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

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注涖臨音義

涖音

利又音類解佳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
買反舊胡買反疏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
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教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
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教信於民也周豐之意以虞之
與夏由行教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
辨命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
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
廟之中嚴毅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
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

無並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
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
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命
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
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注
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革氏之墟有昆吾之
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會謂盟也
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
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
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啟作甘誓此言殷人作
誓左傳云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
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
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啟作甘誓禹會塗
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殷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
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月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
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

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
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喪不慮居注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注謂憔悴將

減性音義

憔悴在暹反
悴在醉反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

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注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

子讓國居延陵因蹄馬春秋傳謂延陵延州未贏博齊

地今泰山縣是也音義

為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
長并注同贏音盈札側八反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注

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注以生恕死音義

深式鳩反

其斂

以時服注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

四尺所音義

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疏

正義曰此反隱於刃反注同從子容反疏一節論仲

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知季子名

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

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

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

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

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壤國居延陵者春秋襄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竭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敢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以生恕死者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示節也者以上敘以行時之服不更製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是

之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踊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

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注還圍也號哭且言

也命猶性也音義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注行去也孔子曰延

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

觀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觀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

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違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

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遠其封兼且踊哭而遠墳三市也踊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

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土上故云

也

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過於天旁
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音義

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弔且含音義含胡關反注及下同

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注欲親含

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王者

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音義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

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

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

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音義

易則易並以鼓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

容居

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注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

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使自明不妄音

義

頓徒困反本亦作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都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舍

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生行舍進侯王於都君此居養致之音也其使容居以舍者此是記人錄語

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
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未其禮簡易者則行臣
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
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
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
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
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
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
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
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
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
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
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
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
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
即是不忘君注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

卒于會諸侯請舍是也言大夫歸舍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舍贈繆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王故云進侯王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稱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易謂臣禮者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舍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舍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舍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

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
有含者親自致殯於柩及殯上若謂之親含若但致命
以屏授主人主人
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
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
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注祝佐含斂先服音義

祝之六反

五日

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三月

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

為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音義義音不至者廢其祀刻

其人音義

刻勿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徐亡粉反服杖及葬備槨材之事天子崩

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

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

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

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

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注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屣力憊

不能屢也質質日不明之貌音義

饑居宜反字林九衣反本又作飢同點其

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質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年斂力檢反下同

點

教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

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注嗟來食雖聞而呼之非敬

辭音義

奉芳勇反

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注從猶就也曾子

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注微猶無也無

與止其狂狷之辭音義

與音餘注同狷音絹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

教見有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因咨嗟憇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故已之心

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
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黜教從
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
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
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
狂獨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粟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獨
者直中己意不從無禮之為
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注定公糴且也魯文十四

年即位音義

有殺本又作弑同武志反下臣
殺子殺同糴俱縛反且子餘反

有司以告

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注民之無禮教之罪音

義

翟本又作
懼紀具反

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

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音義

斷丁亂反

殺其人壞其室洿其

宮而豬焉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

都為豬音義

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

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注自貶捐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弑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

斷此弑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弑父凡在宮者

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正義曰言

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

不能亦不言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
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
盾云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
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
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
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容或兄弟之子耳除子以
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異義衛軌拒父公羊以為孝子
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
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
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
政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
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殺母甲見乙殺母而殺乙
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
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
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
之諸都也者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濟其

宮而豬馬謂掘濬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
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
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馬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

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注心譏其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音

義

奐音喚本亦作煥奐爛
言衆多也困起倫反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

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

音義

要一暹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注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音義

丁禱

老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反疏解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

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馬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

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

困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磬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與馬者與謂其室與爛衆多也既高

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與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

善之也頌者美威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
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
也注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今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
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
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
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音義

高許六反又許反又馴守上音延下如字

又守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

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毋

使其首陷焉注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音義

貢本亦作積音同為

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
狗古口反封彼鈕反出注

路馬死埋之以帷注路馬

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用馬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君在

弗內也注閹人守門者音義

閹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

曾子與子

貢入於其廩而修容焉注更莊飾音義

廩久反

子貢先入

閹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音義

柳許亮反

下戶反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音

義

辟音避下同

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注

禮之音義

雷力又反

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皆辟位者二子既入涉至內雷卿與大夫皆迤延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威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闕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闕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棄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迤延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

罕入而哭之哀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

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音義

罕吁早反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

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注覘闚視也音義

覘勑庶反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覘反

孔子聞之

曰善哉覘國乎注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注救猶助也音義

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雖微晉

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微猶非也音義

當丁部反

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

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凡民有喪者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弃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威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注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綉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注時子般弑慶父作

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

微弱之至音義

般音班弑音試遏於葛反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注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

虞卒哭音義

與音預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

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率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華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注正義曰棠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圍人華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

公不致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堆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降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

音義

壤如文反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注木椁

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音義

材音才

歌曰狸首之斑

然執女手之卷然注說人辭也音義

狸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

又作奉

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佯不知音義

佯音羊

從

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注已猶止也音義

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

夫

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

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狸首之斑然者言斲椁材文彩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徙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弃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識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

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海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槩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質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

之孫名肸音義

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注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襄

公之大傅音義

父音甫注同傅音賦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孤射

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音義

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

又時力反注同知音射音亦又音直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

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

之心及河授辟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音義

難乃旦反要一遙反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注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注見

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注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

為妥音義

迨然音退亦作退
勝音升妥他果反

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

口注呐呐舒少貌音義

呐如悅反
徐奴方反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

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音義

長丁文
反鍵其

展反徐其
偃反鎗也

生不交利注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注潔也音

義

屬音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
解之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

處先世大夫死者既眾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眾大夫
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者并

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植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其仁不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故云：其仁不足，稱也。利其君不忘其身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

其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
是無效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
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
貌文子身形迥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遜也
其發言舒小似啍啍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
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
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
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秦肆夏從趙
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
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
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
注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
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
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
夫也故閏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
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

向與齊晏子語云肝又無子是名肝并指專也并者謂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指專也云謂剛而專己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卻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者紫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紫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辟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建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引鄉射記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云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

是大夫士之總稱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
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
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
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

仲皮之子音義

學戶教反注同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

繆經注衣當為齋壞字也繆讀為木膠垂之膠士妻為

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音義

衣表依注衣作齋音咨繆

依注靖曰膠音居蚪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為天子不為兄不為鬻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頤

叔仲衍

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行或為皮音義

衍以善反注同請總衰而環經注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

衰環經弔服之經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

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音

義總衰上音歲下七雷反
縷力主反好呼報反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

末吾禁也注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

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音義喪如字末
莫昌反

退使

其妻總衰而環經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

服之經服其舅非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
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

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
 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純婦人雖曰魯純猶知為舅姑
 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經也謂絞麻為經叔仲行以告
 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
 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
 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
 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
 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經末吾禁也者末無也
 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
 總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逆使其妻著總衰
 而環經注正義曰知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者案世本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
 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衣當為齊者喪服婦為舅姑
 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
 在云繆讀為不膠垂之膠者讀從喪服傳不膠垂之膠
 膠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膠耳

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云衍蓋皮之弟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行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云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吊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膠是環經不膠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膠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總衰為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弼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者據喪服謂總衰也云吊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舉為之衰注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

匡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綏為

蜩喙長在腹下音義

成本或作鄭音丞蠶七而反蟹戶買反綏耳佳反蚩昌之反蜂子達

反蜩音條喙呼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惠反又竹角反疏孟氏所食采也也即前犯禾之邑也

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也聞子舉將為成宰逆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舉其性至

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逆制衰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

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

而蟬有緜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蛻也緜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緜也凡則死而子率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蟹設蜂冠無緜而蟬口有緜緜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凡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率方為制服服是子率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緜各不闕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

子春曾子弟子音義

強其兩反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

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音義

惡音烏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速

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林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

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
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
矯詐勉強為之更於
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

音義

早音汗縣音懸繆音穆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疋而奚若注奚

若何如也疋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音義

雨于付反注及下同

暴步卜反下同疋烏光反鄉許亮反覲音異本又作興音同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

疾子虐母乃不可與注鈿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音義

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
字向下與音餘鈿音因

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注已猶甚

也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

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音義

覲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

音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

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

憂戚於旱若喪音義

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于偽反不亦可乎或作善

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歲旱變之事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者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兩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正義曰所引春秋傳

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者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注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

其椁中音義

祔音附下同合音間下同間間廁之間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夫注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音義

善夫音扶疏此正義曰

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

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

臣召

南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

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此

鄭讀也

臣召南

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

乎十二字為句蓋鄭以母字為母音而今讀如字也

又一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亦通

注疏漢書謂之方中○臣召南按方中亦曰方上趙

廣漢傳杜建護作平陵方上是也亦曰斤上惠帝紀
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是也張湯傳調茂陵尉治
方中

子手弓讀而可手弓句子射諸○此注疏讀也陳澔集

說以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句

注疏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空空空空棄疾故楚人

善之因豨為陳棄疾也○疏闕四字毛本作盜賊伏

隱是也。

臣召南

按左傳稱蔡公不稱陳公當是稱謂

異耳如公叔務人為鬲人曹宣公為桓公記者記事

原與史文不核

又疏故成右云贊王鼓○成右當作戎右各本俱誤

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

臣召南

按諸侯親襲非

禮孔氏必有發明此處蓋脫疏一段矣

及邠為懿伯之忌不入注忌怨也疏謂敬叔殺懿伯云

云○劉氏曰此與左傳注不同而皆有可疑按左傳

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懿伯之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

○臣召南

按叔父忌日豈可不行劉說非也此記本文

與左傳無異自鄭為異說而孔疏遂順注解之然左傳疏明斥鄭注此記之謬可參考也

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音義辟音避○

臣召南

按上下

文義辟當音闕言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哀公欲設撥注所謂緋○方慙曰以文考之為榆沈故
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鄭以為緋失之
仕而有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臣召

南按注以臣有饋於君解君有饋焉非經意也陳櫟
曰賓之而勿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
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
是也此說得之

葬於贏博之間注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臣召南

按前後書志泰山郡有博縣嬴縣此注猶云今泰山郡之屬縣耳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為定○顧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勿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晉獻文子成室注晉君獻之謂賀也○陳澧曰君有賜

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
執女手之卷然疏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

然而柔弱○

臣召南

按疏非是劉敞曰如狸首之斑

言本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浴之
滑膩也此說似勝本文言夫子助之沐棺非助之造
作也疏謂孔子手執斤斧誤矣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經啜叔飲水刊本監本毛本
叔並訛菽據釋文改

第九頁後七行疏不應四柱諸本訛作不云應柱
又但瑒為二柱瑒訛環並據宋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諸
本齊侯訛作齊魯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注商陽仁不忍傷人諸本商訛
謂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注故謂高祖之父諸本謂訛
為據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命猶性也諸本猶訛須據
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疏屈辱臨於敝邑者諸本於
敝訛作益弊據宋本改

前二行疏謂應簡易諸本應訛惡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君見存諸本存訛有據宋本改

第三十八頁前一行疏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
諸本娣訛姊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諸本復訛服
據宋本改

第四十一頁前一行疏不得以理終沒其身諸本
理訛至據宋本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注繆讀為木膠垂之膠諸本
讀訛當木訛不據宋本改

第四十七頁前二行疏故善魯之祔也諸本祔訛

夫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 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 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 臣劉天蒼